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黃鶯莫名其妙地道：「你們要用什麼方法對待他？」

金蒲孤歎道：「劉素客是個大壞人，我們早已決定祇要見到他的面，不論用什麼手段都要殺掉他，誰知道這狐狸也防到了這一手，居然隱起本來面目，改以女裝出現！」

南海漁人卻哈哈一笑道：「老弟不必後悔，這次雖然給他逃過了，以後還有機會的……」

金蒲孤搖頭道：「不可能了，以後他絕不會與我們正面相見！」

南海漁人笑道：「那也沒關係，就算我們以後失敗在他手中，祇要他被我們嚇得改扮女人之事傳之天下，也足叫他沒有顏面見人了……」

金蒲孤卻沉重地道：「前輩想得太樂觀了，我們恐怕很難有機會把這件事告訴天下人！」

南海漁人驚訝道：「他還有什麼狡計可施嗎？」

金蒲孤道：「目前我無法預測，但是我相信他絕不會就此罷手，他到島上來的目的是為了修羅刀，現在十二柄修羅刀都落在我們手中，他會放我們安然離去嗎？」

南海漁人正想開口。

金蒲孤卻用手一攔道：「聽！這是什麼

聲音？」

南海漁人側耳靜聽，遠處傳來一陣轟轟的悶響，像是在打雷一般，腳下也感到一陣輕微的震動！

黃鶯忽然變色吼叫道：「不好！爺爺在炸宮了！」

金蒲孤連忙問道：「炸宮？怎麼炸法？」

黃鶯道：「爺爺在水晶宮的四週都安好了炸藥，他說假如有一天此地被外人侵入而無法抗拒時，他就會點燃引線，放進海水，將其敵人葬其中……」

剛說到這裡，隆隆之聲更響，而且還夾以哇哇的聲音，好像海水已開始灌進來，金蒲孤驚道：「我們快衝出去吧！黃姑娘，那裡是出路？」

黃鶯道：「沒有用，這裡是最低的地方，出路都被海水堵死了！」

金蒲孤急聲道：「無論如何也得拚命闖一下！」

說著就要往崇明散人等退走之處衝去，黃鶯卻一把將他拖住叫道：「不能去！你衝上去，我們死得更快，現在四處門戶緊閉，水進來得還慢一點，你假如把門衝開了，海水一下子湧進來……」

金蒲孤果然被她說得不敢妄動。

南海漁人卻道：「黃姑娘！除了海水之

外，還有什麼其他埋伏嗎？」

黃鶯道：「沒有了……」

南海漁人笑道：「那怕什麼？老朽在水中可以兩三個時辰不換氣，祇要你們閉住呼吸，我負責把你們拖上海面去」

黃鶯搖頭道：「這不是呼吸的問題，我在海裡可以四五個時辰不出來換氣呢？那是指淺海而言，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在海面下兩百丈深處，光是海水的壓力，就可以把我們擠成一片薄薄的肉餅！」

這一說使南海漁人也怔住了，他是個會水的人，自然懂得水壓的厲害，以人體所能抗受的壓力，最多也祇能及於六七十丈的地方，再潛深一點，就會七孔流血，深至兩百丈，壓成肉餅倒不是誇張之說！

金蒲孤看看南海漁人的臉色，知道他也沒辦法了，不禁愕然問道：「那我們就在此地等死了！」

黃鶯苦笑一聲道：「由於室內空氣的阻力，可以維持到一刻工夫，海水才能注滿此地，在這段一時間裡，我們若是想不到逃生的辦法，就祇有死路一條了！」

南海漁人長歎一聲道：「真想不到我一輩子稱雄海上，最後會死在水裡！」

金蒲孤卻泰然地道：「前輩不必自怨自艾，死生有命，我們倒不如利用這片刻的生機，為生命最後作的掙扎！」

南海漁人搖頭道：「這有什麼可掙扎的呢？你不知道水的力量多大，我在年輕時，曾經向海水挑戰過一次，用力向下潛，結果在八十三丈的地方，連毛孔中都被壓出血來，現在要抵抗兩百丈的水壓，我簡直連想都不敢想！」

(一一〇)

「原來是這樣。」

「另外還有一點，也讓我對大道寺先生感到懷疑。事實上，最關心、注意文彥行動的人，莫過於他的父母。可是為代根本沒有勒死姬野東作的力量，所以就這方面而言，大道寺先生的嫌疑就更重了。」

「儘管如此，那時我還是不能確定大道寺先生就是最大的嫌疑犯，因為在推理的時候，最忌諱有先入為主的觀念。再加上當時大道寺先生又有充分的不在場證明。」

說完，金田一耕助便整個癱倒在沙發上，這是他的習慣動作，每當他偵破重大命案之後，全身就會出現極度的倦怠感。

他先是兩眼無神地看著前方，過了一會兒卻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事似的，抬起頭看著加納律師。

「加納律師，我所知道的已經毫無保留地交代清楚了，你還有什麼疑問嗎？」

加納律師想了一會兒之後說：「不，我沒有任何疑問，這樣我就可以對我的委託人有所交代了。」

「那麼接下來，我有件事想拜託你。」

「哦？什麼事？」

「你的委託人礙於身份地位，不願意露面的心情，我完全理解。祇是這樣做也應該有個限度吧！請你們想想智子小姐現在的處境。經過可怕的經歷之後，她已經一無所有了，外婆、繼父、家庭教師全都離她而去，現在她一個人孤苦無依地住在月琴島上。」

「還好她是個堅強的女孩，才能承受得住如此殘酷的打擊，若是換作其他女孩，祇怕早就崩潰了。所以我懇請你和你的委託人談一談，盡快前去處理這件事。」

加納律師望著金田一耕助，眼角擠出一些慈祥的皺紋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你說的沒錯。事實上，我也是大道寺家的法律顧問，必須盡早和智子小姐商討遺產問題，明天我就派事務所的職員去月琴島。」加納律師說完，露出神秘的笑容。

「哈哈！看來僅僅是派我的職員去，閣下好像還不太滿意是嗎！那麼，就連這個職員的保證人也一塊兒跟去吧！」

「保證人？」

「是啊！我這個職員叫多門連太郎，而他的保證人是誰，你應該不難想像吧！」

金田一耕助睜大眼睛，直盯著加納律師。突然，他抓抓頭，向加納律師鞠了一躬。加納律師的心頭一熱，一股溫馨的暖流也湧進金田一耕助的心田。

尾聲

一連串恐怖的殺人事件已經結束了，所有的人都像一陣輕風般地飄走了。月琴島上偌大的大道寺宅鄰里，如今祇剩下惟一的倖存者——智子。

金田一耕助還在島上的時候，智子的心情倒也還算平靜，可是當他離開月琴島之後，孤寂感又再度襲上智子的心頭。

智子已經失去思考問題的力量了，她心灰意冷地在家裡尋尋覓覓。一會兒跑到外祖母的房間，一會兒跑到神尾秀子的房間，還到過那間曾帶給她可怕回憶的房間——十九年來始終深鎖的房間。

(一五六)

女人峰

● 橫溝正史

招魂

倪匡

溫寶裕有疑惑之色，我向他解釋：「在催眠時，如果告訴那大漢，不是有特殊的訊號，他就不能離開，那麼，雖然沒有實際上的束縛，他已無法離開大抽屜，而一定要等那訊號出現。」

溫寶裕問：「這樣的禁錮，合法嗎？」

我難以回答：「很多科學上的新發展，都在衝擊著法律和社會道德，十分難以論斷。」

白素又道：「這位醫生如果真來找你，就應該設法弄明白他究竟在做什麼——單從表面現象來看，很難假設他究竟在幹什麼。」

我十分有信心：「他在自言自語時也提到我的名字，我想他遲早會來找我。」

胡說、溫室裕和良辰美景齊聲道：「我們要在場？」

白素微笑，我想了一想：「不必了，你們四人一出現，會把很多人嚇退。」

他們四人一定也知道自已確有這種「威力」，當仁不讓，嘻嘻哈哈離去。

我等費力醫生來找我，一直等了七八天，幾乎為他不會來了。那天有事外出，下午回來，一進門，就看到白素在接待客人，赫然便是費力。白素一見我，就向我使了一個眼色：「想不到你經常提起的費力醫生，原來那麼年輕。」

費力搓著手：「來得很冒昧，對不起。」

我幾乎想說等了他很久——當然沒有真說出口，他又道：「有一點事情想請教你。」

我忙道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，請到書房去詳談。」

費力點頭答應，我和他進了書房，白素並沒有跟進來，一般來說，這種情形之下，她都不會主動參加。費力進了書房之後，先看書架上的書。我藏書並不多，可是卻十分全，什麼樣的內容都有，費力看著，取下了一本《明史記事本末》，隨手翻了翻，忽然轉過身來問：「明朝的建文帝，在燕王打進南京的時候，據說是從地道逃出南京城去的？」當他在看書的時候，我已經在等他向我發問——他有問題要請教，這是我早已知道的。

可是隨便我怎麼猜，我也不會猜到，他曾向我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來的。

我想，那多半是他恰好拿到了那本書，所以才隨口問出這個問題來的。

我道：「傳說是這樣。」

他又問，態度且十分認真，不像是隨便問問的：「南京城中怎麼會有地道？而且，建文帝當時應該在皇宮中，難道朱元璋進皇宮的時候就預知會有災禍發生，所以造了通向城外的地道？」

我一面覺得奇怪，一面不住發笑：「那應該去問那個倒臺皇帝，要是他真是從地道逃走的，他就應該知道來龍去脈。」

(三十四)



「水。」Gordon將水遞給她。「把藥吃了就快睡覺吧。」

「好。」歐嘉芝把藥吞了之後，又喝了一口水，然後才乖乖躺回床上。

「你乖乖睡覺，鬧鐘我幫你關了，明天我再叫你起床。」Gordon替她拉好被子，語氣好溫柔。

「你好像我爸在哄我睡覺。」

「我看起來沒那麼老吧？」站在床邊看著她的笑臉，他故意誇張地說。

「是沒有，而且你比我爸帥。」她講的是真心話，但是，太帥的男生都很危險。

「謝謝你的誇獎。好了，你快睡吧。」

再這麼聊下去，她就別想休息了。

「我還睡不著，你留下來說話給我聽好不好？」可憐兮兮的請求聲，任誰聽了都會心軟。

心裡掙扎了一會兒，Gordon才鬆口道：「好吧。」要拒絕她寫滿哀求的臉，實在很困難。

而且這個平日獨立的女人，一生病就變得跟小孩一樣愛撒嬌，讓人更不忍拒絕她。

「我先聲明，我的腦子裡並沒有太多的回憶可以說給你聽。」他拉了把椅子在她的床邊坐下。

「嗯，要不然，你說說你整個下午都在做什麼？」這件事他總該還記得吧？

「呃……」歐嘉芝這個要求可難倒他了，他下午聽見跟看見的事，她聽了不知道會有什麼反應……

「怎麼了？你該不會連才剛發生的事都忘了吧？」萬一真是如此，她懷疑Gordon的本尊可能已經摔壞腦袋了。

Gordon搖搖頭先澄清，他可不想自己被她誤會頭殼壞掉了。「我祇是在想，該不該讓你知道我後來遇見的事。」

他的眼神中有著遲疑。

「說吧，既然你都說出口了。」

既然她都這麼說了，他也就客氣了。

「從辦公室離開之後，我跑到了你早上帶我去的那個樹林，結果我看見了你外公跟你阿姨。」

歐嘉芝身體微微一顫，她怎樣也沒料到他要說的竟是有關外公跟阿姨的事，但她仍保持沉默。

「我聽見他們聊了一些有關你跟爸爸，以及你阿姨三個人的事情。」他話說到此便打住。

「然後呢？怎麼不繼續說了？」

「他們的談話內容屬個人隱私，所以我不方便再說下去。我祇能跟你說，你阿姨是個無庸置疑的好女人。」

因為，祇有好女人才懂得犧牲奉獻。

「沒錯，她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。」這一點，她不反對，就是因為阿姨太好了，她才不希望她嫁給爸爸。

「嘉芝，記得我在樹林跟你說的話嗎？或許隨著時間流逝，很多事都已經變得不一樣了，你別再用過去的刻板印象去思考你爸爸跟你阿姨的婚事，那樣給不了你答案的。如果可以，去跟你阿姨談談吧，我想你們需要溝通。」

Gordon語重心長的勸她，她若再繼續逃避這件事，總有一天，一定會被那過重的孤單和寂寞給壓死的。

(十九)

天使花嫁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家丁四處去找公子，那裡有個公子影響。便問管門的：「可會見公子出去麼？」門公回言：「沒有。」原來國慶去私會秀林，都由後門出入，所以大門口的人總不知道。眾家丁見找不著公子，心下很慌，忙報與奸相知道。奸相聽說，大吃一驚。一面去叫得方家人備辦衣衾棺木，代小姐收殮；一面差了百十個家丁，在四城內外去找。真是沸沸揚揚傳將出去。鬧了一個多月，不見公子，有些影響。急得奸相無法。派隨血出。又報了五城兵馬司差人延門緝訪，並在四城門出了招子，懸了重賞，俱如大石投水，哪個在龍王宮去找蔣國慶？奸相也急得毫無主意，日日思想兒子、女兒，哭聲不止，也不能上朝，告假在府養病。

此事祇有鞏通知道公子的去處，又不知戀著女色，不肯回來；又不知姦情被柯府識破遭了毒害。欲待稟明太師帶人前去硬搜，此事大關風化，又怕搜不出來，柯老也未肯肯干休。想來想去，想出一個主意來，暗暗打發自己家人在柯府門口去探聽。訪了好幾日下來，果然訪出一點消息，俱在疑似之間，又不認真去告訴奸相。且奸相兒子的嫖路都是通政引誘，這秀林一條路也是他在船上指引國慶做出來的，怕得事弄大了干礙自己，雖明知此事，祇好心中隱恨柯老。通政又仗著奸相的權力謀昇御史。因自己是個言官，欲待劾奏宣學士，報他革去通政之仇，又怕天子不准，自己反要吃虧，祇得拿柯老出氣，劾奏太僕柯直夫，年邁不勝其任，請旨罷職。果然這一道本奏上去准了下來。鞏固是代蔣公子報仇，到把官爺、妻爺吃一大驚。

柯爺自愛妾做出這一番醜事，心下都灰了，反憐惜起夫人，與甘氏到相好如初。又思想女兒之死，賤婢害之也。雖有子鳴玉，因其母而惡其子，也無心在京做官。

正打點告老辭朝，忽有這一道旨意，毫不介懷，便對夫人道：「老夫今既罷職回家，衙門是要讓的。但有一件大事未曾辦得，心中好不痛恨。」夫人道：「老爺有何事這等痛恨？」柯爺道：「可恨宣家小畜生，他的履歷上不填聘妻裴氏，反填柯氏。想女兒死後還被這小畜生污辱聲名，夫人你道可恨不可恨？」夫人已知女兒消息，心中明白，道：「老爺休要錯怪宣家娘侄，祇怕他不填裴氏而填柯氏，其中事必有原故。老爺不可不細為思量。」柯爺聽了夫人一番言事，吃驚不小，道：「夫人此語令人不解。」夫人道：「老爺不用疑惑，祇消到裴府去問司寇便知。」

(五十九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鑽研 子平八字 **45年**
三元風水 **經驗**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**經濟** **婚姻** } 危機
健康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請上網：slcj.us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